



整体而言，在短时期内，伊朗不会出现政权崩塌、社会混乱的局面，而是在持续的外部压力下，以制度韧性、经济底盘、民族共识为支撑，内部缓慢消化战争影响与社会结构性矛盾，保持国家运行的整体稳定。



“这样的误判，明显低估了伊朗政府和民众的韧性。”文少彪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美以在战略判断时将伊朗在战争下的国内形势等同于伊拉克或者阿富汗，实际上伊朗的人口、地理、资源、军事、在地区的影响力等各方面综合实力，不可与后两者同日而语。

自美伊4月在伊斯兰堡的谈判开始，双方实现了暂时停火。而伊朗在停火期间的谈判立场“更强硬”，表明美方须完全接受伊方条件才可结束战争。特朗普则宣布延长停火，直至德黑兰提出冲突解决方案，但同时又宣称美军随时可恢复空袭。这种“以停促谈、边谈边压”的僵持态势，短期内看不到突破的前景。

同时，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多渠道发力促停火、促谈判。联合国牵头呼吁无条件停火，任命中东冲突特使统筹调停，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大国层面，中国密集开展高层沟通，联合巴基斯坦提出五点倡议，促成4月8日双方战术停火；俄罗斯与中国联动护航谈判空间，欧盟呼吁重启伊核谈判并提出过渡方案。地区国家中，巴基斯坦主导斡旋，承办美伊4月在伊斯兰堡的谈判；卡塔尔、阿曼承担秘密传话职责，埃及、土耳其协调地区共识。IMF、OPEC等机构发出经济与能源预警，倒逼各方理性谈判。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战争将转为低烈度摩擦，不会出现全面升级。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国内政治格局有望维持现有战时权力架构稳定运行，可能存在的“派系博弈”将被约束在体制框架之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革命卫队力量的支持下，将逐渐完成权力磨合与权威塑造。伊朗政坛将延续现有分工模式：革命卫队掌握安全、战争、核



4月19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视察体育和青年事务部。

战略等核心决策权，教士集团提供意识形态与宗教背书，文官政府负责民生保障、社会治理与外交谈判。伊朗的国家治理体系将保持正常运转。

经济层面，文少彪认为，伊朗经济长期在低位运行，战争又带来了严重影响，伊朗经济衰退、高通胀的压力长期存在，但可以艰难维持基本盘，系统性崩盘风险可控。他认为，随着战争烈度的减小，伊朗的经济运行将从战时逐渐过渡到重建状态。

现实中，自美以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朗的经济和商业活动逐渐复苏。2026年4月底的伊朗首都德黑兰，媒体记者在城市北部的一处商业区已看到绝大多数店铺恢复营业，各类物资比较充足。

文少彪判断：整体而言，在短时期内，伊朗不会出现政权崩塌、社会混乱的局面，而是在持续的外部压力下，以制度韧性、经济底盘、民族共识为支撑，内部缓慢消化战争影响与社会结构性矛盾，保持国家运行的整体稳定。■